

從五穀不分， 到滿腹「種菜經」



龜山鄉市民農園入口處有一個美麗的小池塘。



陳淑珍說，種菜可以活動筋骨。



市民農園是一個小型農業社會的縮影，充滿人情溫暖。

位於桃園東北鄰的龜山鄉，正處於鄉村蛻變成工業城鎮的轉型期，棟棟高樓參差地建起，繁華的商店街像蛛網般向外擴散，工商業的發達帶動地方發展，昔日農村的純樸漸漸退去，五光十色的都會氣息瀰漫著這個即將崛起的城鎮，然而，卻有一群隱居於市的現代陶淵明，不甘被淹沒在塵囂之中，在龜山鄉的南面山坡上，一磚一瓦構築夢想中的桃花源，它就是市民農園。

每天的6~7點，當金黃色的陽光剛剛灑佈在霧濛濛的雲層上，農園裡開始有稀落的人影移動，隨著天色漸明，人聲漸嘈雜，翻土、除草的人越來越多，清楚地看到整片綠油油的青蔬，綿亙在眼前的山坡，誰會曉得，1年

前，這裡還是雜草叢生，遍地荒蕪，這一群臉龐滴著汗水，口鼻裏不時冒著白氣的「新新農民」，也曾是四肢不勤、五穀不分的「農盲」哩！

但是，經過近1年來的日曬雨淋，磨練出他們一身的本領，個個肚子裡都藏有1本「菜農經」，提起鋤頭有模有樣，談起播種、施肥、捉蟲、用藥，頭頭是道，與專業農民相較，真是不遑多讓。

家住新莊的陳淑珍，是輾轉經由弟弟陳瑞中獲得做新新農民的機會，起初，和弟弟全家一齊到菜園裡，種種菜，除除草，閒話家常，時間一久，弟弟對種菜失去了新鮮感，於是獨留下現在是半退休狀態的陳淑珍孤軍奮鬥。

。1星期來個3天，每次花費一個上午或下午，每趟遠自台北辛苦來此，然後又風塵撲撲趕回去，這處不到百坪的菜園究竟有什麼吸引力，她從這其中又得到什麼樂趣呢？

「我來這裡種菜主要是當做運動，流流汗，活動活動一下筋骨，最得意的是把自己種出來的菜分送親友。」擁有不少朋友的陳淑珍說，朋友裡也有種花蒔草的人，但是說起種菜，她還是第1人。

帶著斗笠，堆滿笑容的陳淑珍，一面沿著畦間小徑灑水，一邊與我閒聊，她說自己種不好的是花椰菜與A菜，她種菜極少噴農藥，如高麗菜，僅在剛吐新芽時，用了點農藥，其餘的是滴「



彭武坤股長(右二)在市民農園開墾之初，幫忙解決很多問題。

藥」不沾，所以，菜園的青蔬都是等蟲先生品嚐後，才輪到她。這句話的真實性，可以從菜園的葉菜中觀察到斑斑蟲咬的痕跡，獲得證明。

個子嬌小的吳若雲，她的菜園與陳淑珍比鄰而居，也是在誤打誤撞之下，成為市民農園的一員。在抽籤決定市民農園的承租戶時，文孝義深怕在衆多角逐者中成為漏網之魚，便和吳若雲打商量，借用她的名字登記參加，結果非常幸運地抽中了，平時無事在家的吳若雲，原本興趣缺缺，來了幾次農園，就拉起褲管，捲起衣袖，一起下田幫忙。

吳若雲說，她最興奮的是看到自己種下去的蔬果，慢慢地成長茁壯，幾天前才播下去的菜種，芽兒正從鬆軟的泥土中伸起懶腰；邊上的青江菜棵棵肥碩，等著採收；每天望著生機盎然的農作物，她的內心充滿無限喜悅！

在吳若雲的經驗裡，種過空心菜、菠菜、絲瓜等20多種作物，其中青蔥總是種不好，她認為也許是北部的土質氣候不適宜的緣故，而小白菜是自己種不來，蟲害實在太多了，要經常噴農藥，這點不符合自己種菜的原則。

小白菜的多蟲害，任職於台電的秦先生亦有同感，嫩芽才從土裡冒出，蟲兒就一點也不留情地大快朵頤，一下子就全軍覆沒。秦先生的菜園裡，菜色琳瑯滿目，花了不少心思去照顧它們，為了讓芹菜在安全舒適的環境成長，他特地架起小小的網室，保護一點抵抗能力都沒有的幼苗。

市民農園就像是一個小型農業社會的縮影，處處洋溢著溫馨

、寧靜。這個世界非常單純，妨害蔬果成長的，就是新新農民的敵人，包括菜蟲、烈日、豪雨；他們共同的目標，是種出健康肥碩的蔬果，與家人共享或分贈親友；有確定的敵人和明顯的目標，定出他們努力的方向，努力的過程累積出智慧的結晶：滿腹的菜農經。除此之外，他們還有什麼意外收穫呢？

在市民農園開墾之初，身為承辦人的彭武坤股長聽了不少承租戶的抱怨：沒有適當的栽種環境、農園設施不完備、水源不足等等問題，雖然最後在農會與承租戶的齊心協力之下，一一解決，然而，這個過程，讓新新農民體會到務農者的艱辛，親身了解：颱風來臨，菜價就上漲的道理；一棵青蔬從種子到市場販售，是要農人們經過多少的日曬雨淋……。種種體驗與感受，可能是「菜農經」裡的外1章了！

秦先生認為小白菜的蟲害多，不好種。

